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巨灵掌

JU LING
ZHANG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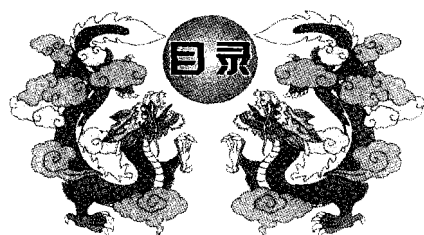
巨灵掌

JU LING ZHANG

(上册)

倪 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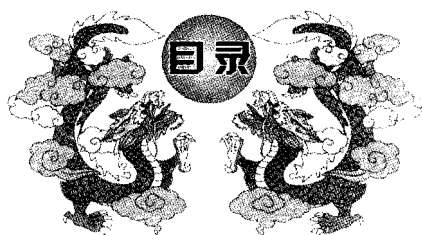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巨 灵 掌



第 一 回	浴血之夜	1
第 二 回	宜昌避难	10
第 三 回	知人知面	21
第 四 回	密室血影	30
第 五 回	孤鬼卜阴	40
第 六 回	勾魂帮主	51
第 七 回	客途异遇	60
第 八 回	紫脸怪汉	69
第 九 回	技服虎魔	79
第 十 回	金线蜈蚣	89
第 十 一 回	星宿双怪	98
第 十 二 回	毒佛迷真	117
第 十 三 回	百丈禅师	136
第 十 四 回	永夜奇洞	155
第 十 五 回	巨灵神掌	174
第 十 六 回	天妙真人	192
第 十 七 回	大方真人	208
第 十 八 回	闲云独鹤	225
第 十 九 回	九鬼催魂	243
第 二 十 回	地狱之洞	261
第 二 十 一 回	怪人之子	280
第 二 十 二 回	蛊魔林残	298
第 二 十 三 回	白骨蛊毒	317



巨 灵 掌



第二十四回	天幻神丐	336
第二十五回	天佛禁地	354
第二十六回	铁镜禅师	372
第二十七回	僧丐大战	391
第二十八回	千佛浩劫	409
第二十九回	红旗异人	428
第三十回	烈女祁云	447
第三十一回	姐妹恩仇	457
第三十二回	儒侠石侶	486
第三十三回	帮主之谜	506
第三十四回	最后九掌	525
第三十五回	玉环杀妹	544
第三十六回	高手归隐	562
第三十七回	第一恶人	582
第三十八回	祁云埋情	599
第三十九回	神掌湮没	620

第一回 浴血之夜

天色阴沉得可怕，乌云压顶，像是一伸手便可以碰得到一样。雷声密如战鼓，闪电霍霍，一场暴雨，眼看将要洒下。

在通向岳州的大道上，此际显得十分静寂，来往商旅，早已觅地住宿，以待天色放晴之后，再行赶路，又宽又直的大路之上，只有一阵急骤而孤寂的马蹄声，自远而近传来。

不一会儿，便可以看到一匹枣红骏马，疾驰而至。

在马背上，伏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那人全身伤口，虽然未曾结口，鲜血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顺着他腰间的佩剑，滴在地上。而他也像是完全失去了知觉一样地伏在马背上，任由那匹骏马，扬鬃踢蹄，向前疾驰。

片刻之间，雷声电光，更加紧密，终于，在轰隆隆一连几下巨响过处，天像是漏了一样，倾盆大雨，哗啦啦地直洒了下来。

豆大的雨点儿，洒在马背上的那人身上，将他身上的血污，冲得如小河似的向下流去，在他所过之处，路面上的小坑中，都漂着血水。

不到一盏茶时，他身上的血污，已然为大雨冲净，露出他背部的伤口来。

那是一个交叉如“十”字的两道又深又长的伤口，几乎占据了他整个背部，皮开肉绽，令人不忍卒睹，雨点无情地打在创口上，令得那人全身震动了一下，吃力地仰起头来。

那是一张十分英俊挺秀的面庞，约莫二十上下年纪，但是此际，面上的神情，却是充满了痛苦，眼光在散乱之中，还有着几分坚定的神采，他呻吟了一声，奋力一掌，拍在马股之上。

那骏马长嘶一声，更加加快了脚步，蹄声和雨声交杂，向前飞也似的掠出。

没有多久，骏马便负着那人，冲进了岳州城中。

雨势更是惊人，繁华的岳州城中，也是阒无行人，骏马一连冲过了几条大街，才在一所巨宅面前停了下来，马背上那年轻人勉力坐直了身子，面色比纸还白，从马背上滚了下来，一个踉跄，整个人撞在黑漆大门上，发出了

“砰”的一声响，他疾一伸手，抓住了门上的铜环，才不致于跌倒。

只听得门内，传来了一个粗壮的声音，问道：“什么人？”

那年轻人喘了一口气，道：“快……开门，是……我……”

他的声音，十分低微，完全为雨点儿盖了过去，他又扭动着身子，在门上用力地撞了一下，才听得门内人叫道：“来了！”

接着，大门打了开来，那年轻人手一松，整个人便跌进了门中。

只见两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吃了一惊，立即将他扶了起来，其中一个，一看清那年轻人的脸面，面上更是陡地一惊，“啊”的一声，道：“金公子，是你吗？”

那年轻人呻吟了一下，面色变得更加难看，胸口起伏，道：“祁老伯……可在吗……告诉……他……我……来了！”

那两个管家忙道：“在！在！”他们两人，一面说，一面将那年轻人扶过了天井，进入大厅，将那年轻人放在一张椅子上。

那年轻人瘫坐在椅子上，在大厅之中，他当然淋不到雨了，可是他额上，却还不断向下淌着水点儿，那是因为极度疼痛而生的汗珠。

没有多久，只听得一阵急骤的脚步声，起自内堂，快疾无比，片刻之间，只见两条人影，旋风似的掠进了大厅之中。

此际，天色已近黄昏，再加上倾盆大雨，大厅中已经十分昏暗。

那两条人影，才一抢进，便厉声喝道：“掌灯！”立时便有人点着了灯火，那两个人也已经来到了那年轻人的面前。

只见那两人，一个乃是年约六十的老者，一个乃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一脸英悍之气，一望而知，是武林中的高手。

那老者踏前一步，面上神色，十分惊骇，大声道：“金贤侄，你怎么啦？”

那年轻人面上，满是悲愤之色，激动之极，道：“家父已死，我……受了重伤！”那位中年人“哼”的一声，道：“谁下的手？”

那年轻人双手在椅柄上一按，身子向前一俯，他背部的伤口，赫然而露！也就在霎那间，只见那老者和中年人，面色陡地大变！身不由主，各自“腾”地向后，退出了一步！

那两人，本来满面英武之气，一望便知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但此际，两人退出了之后，竟然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之极的事，又像是霎时之间，便会有大祸降临到他们身上一样，不但面如死灰，而且全身还在微微地发颤！

那年轻人一俯身之后，又勉力按住椅柄，坐直了身子，道：“祁伯父，我……”

他只不过讲了四个字，因为重伤之后，又长途奔驰，在飞驰之际，因为

只想赶到目的地，所以一口气提着，不致散去，而人也始终能以支持得下去。

此际，已经赶到了地头，不但两湘着名的好汉，自己父亲的结义兄弟，银雕祁亚峰在，而且，祁亚峰的师兄，白髯伯淳于奇也在，他只当报仇有望，心中一松，再也支持不住，便昏了过去！

那年轻人昏了过去之后，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才互相望了一眼。

他们的面色，仍然是那样的骇然，甚至连气息也显得十分急促。

白髯伯淳于奇向那年轻人一指，道：“师弟，这……这……可是……勾魂帮中人所下的手吗？”

看祁亚峰的情形，像是绝不希望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却又无可奈何一样，道：“除了勾魂帮中之人，谁也不会将人弄伤，而在背后，弄出这样一个交叉如同十字似的伤痕来的！”

白髯伯淳于奇的面色，更是骇然，道：“师弟，这却不是闹着玩的！”

祁亚峰望着那年轻人，半晌不语。

淳于奇又道：“师弟，做师兄的，并不是劝你行不仁不义之事，你想一想，若是你插手救了他，便是和勾魂帮为敌，立时便是灭门之祸！”

当淳于奇讲及“灭门之祸”四字时，祁亚峰全身，尽皆一震！但是他立即仰起头来，道：“师兄，我与他父亲，合称金银双雕，誓共生死，亲若手足，若是我不管，怎能说得过去？”

淳于奇顿足道：“师弟，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你根本管不了！金雕不知在什么时候，惹下了勾魂帮，他只说金雕已死，看他的情形，当然是金雕一家，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师弟，你何苦搭上自己满门的性命，而仍然救不了他？”

祁亚峰呆了半晌，又望了望那年轻人，道：“师兄，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这时候，那年轻人已然悠悠地醒了转来，他微睁双眼，见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只是站在自己的面前，并不立即出手施救，心中已自一奇，又听得祁亚峰如此问法，更是大奇。

他忍住了奇痛，不发出呻吟之声来，又合上了眼睛。

只听得淳于奇道：“我们当然也不会弄死他，趁他昏迷未醒，将他弄出宅外去，便没有我们的关系了，事不宜迟，只怕勾魂帮的眼线，已经知道他来了此处，快快动手！”

淳于奇的话，那年轻人每一个字，俱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心中实是悲愤之极！但是他却仍然不出声。因为说这话的是淳于奇，淳于奇和自己父亲的关系，本就不深，他要听听祁亚峰如何回答！

在他的想象之中，祁亚峰一定会立即严词驳斥淳于奇这等毫无义气的

说话！

但是，祁亚峰听了，却是半晌不语！

那年轻人只感到自己心头的怒火，随着伤口的奇痛，越来越是高涨，他陡地睁开眼来，只见祁亚峰仍是满面犹豫不决之色。

他勉力一声长笑，道：“两位不必多伤脑筋了，我也不劳你们动手将我弄了出去！我自己走！”他运气勉力站了起来，身子一个摇晃，方始站稳。这一用力，背后的伤口之上，重又鲜血泉涌，奇痛攻心！但是他却在话一讲完之后，再也不向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多望一眼，一个转身，踉踉跄跄，向外走去。他每跨出一步，眼前便金星乱迸。

他紧紧地咬着牙关，向外走着，他就算要死，也宁愿死在豪雨之中，也不愿死在银雕祁亚峰的家中，更不愿死在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的面前！

他心中感到了极度的后悔，为什么自己竟会到祁家来的，索性一直向前奔驰，直到血尽而死，岂不来得干脆？

他咬紧牙关，向前走出了七八步，自他背上所滴下的鲜血，被他跨出了一个一个的血足印，看来触目惊心，可怖已极。

白髯伯淳于奇望着那年轻人的背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祁亚峰望着眼看要挣扎着走出大厅的那年轻人，面上的神色，苦痛之极，无以言表。

就在那年轻人再跨上一步，便可以步出大厅，他伸手一推，已将门推开，倾盆大雨，立时洒了进来，祁亚峰突然向前扑去，叫道：“金贤侄！”

那年轻人恍若未闻，一迈腿，便待向外跨去，但是祁亚峰身形再晃，已然拦在他的面前，喝道：“金贤侄，回去，待我为你治伤！”

祁亚峰此言一出，那年轻人不由得猛地一怔，道：“什么？”

淳于奇也大叫道：“师弟，你疯了吗？”

祁亚峰的面色，却是十分坚决，踏前一步，已然扶住了那年轻人，将那年轻人扶进大厅来，朗声道：“师兄，我为人或不致能称得上是一条好汉，但也不致于是见死不救的懦夫！”

那年轻人面上，现出了兴奋的光采。但是淳于奇却是勃然大怒，反手一掌，“叭”的一声，击在一张桌子之上，竟将桌面击穿！

内功略有根底之人，要一掌将一张桌子的桌面击穿，并不是十分为难之事，但是淳于奇那一掌过后，桌面上的破洞，五指分明，完全是一个手掌的形状，那是他苦练师门红砂掌功夫，已有了六成火候之故！

他一掌击下之后，厉声喝道：“师弟，你就算自己要死，也不为妻儿想一想？勾魂帮下手之狠，人所共知，你，你……”

他讲到此处，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害怕，竟然难以为继！

祁亚峰的面上，露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神色，双目紧闭，额上汗珠，滚滚而下，好一会儿，才道：“师兄，你带了他们离去可好？”

淳于奇道：“离去？上哪儿去啊？你到天涯海角，勾魂帮的人便追到你天涯海角，还不快将这小子送出门去算数！”

祁亚峰的面色铁青，道：“师兄，我意已决了！”

淳于奇倏地踏前一步，道：“我不准你那样做！”

祁亚峰突然一声长笑，双目异光四射，直视淳于奇，淳于奇被他充满正义的眼光，逼得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向后退了开去。

祁亚峰等他退出了六七步，才道：“你有什么资格阻我行事？”

淳于奇嘴唇掀动，但是却没有讲出话来。

祁亚峰挥了挥手，道：“你快走！”

淳于奇面上的神情，十分复杂，总是内心在剧烈地斗争，究竟走是不走。

没过多久，他终于一言不发，一个转身，大踏步地向外走去，迅即出了大厅，没入了无边黑暗和倾盆大雨之中！

那年轻人抬起头来，道：“祁世伯，我……我实在不该来连累你的！”

祁亚峰长叹一声，道：“金贤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刚才，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的畜牲，大丈夫死何足惧，好过苟且偷生……”

他讲到此处，想起勾魂帮下手之狠，自己一死，连妻儿也难以幸免，双目之中，也不禁洒下了几滴英雄之泪！

那年轻人忙道：“世伯，我……走了！”

祁亚峰面色一沉，道：“休得胡说，你可曾受内伤吗？”

那年轻人道：“没有，但是背上伤痕，深达寸许，我……拼死命逃出来的！”

祁亚峰道：“那还好，我师门红灵膏，专治外伤，半个时辰之内，便可伤口止血，不消两日，便能够完全复原了！”

他一面说，一面手掌一击，立时有两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祁亚峰面色严肃，道：“你们两人，一个到我书斋之中，去取红灵膏来，一个快去通知夫人，带着云儿，立即由后门出去，衣着越破越好，走得越远越好，绝不要再来见我！”

那两个管家，乃是祁亚峰在总镖头时，跟了他多年的趟子手。

他们两人，武功虽是十分平常，但是一生天南地北，江湖上的见闻，却是异常广博，一听得祁亚峰这样吩咐，不禁尽皆一呆。

一个道：“总镖头，是……什么事？”

祁亚峰道：“我已惹上了勾魂帮，你们也快通知别人，快快走吧！”

那两个管家呆了好一会儿，才各自一声长笑，道：“总镖头，你这是什么

话？别人能走，我们两人，跟了你那么多年，莫非也能一走了之吗？”

祁亚峰道：“你们就算不走，又有何用？”

那两人苦笑一下，道：“总镖头，不是我们大胆，说实话，总镖头你毅然决定救金公子，也还不是一样没有用处？”

祁亚峰怔了一怔，道：“说得对，由你们自己去决定吧，快将红灵膏取来，同时吩咐夫人，带着云儿，从速离去！”

那两个管家答应一声，道：“多谢总镖头看得起我们！”

他们话一说完，便由边门疾掠而出。

祁亚峰将右掌抵在那年轻人的前心上，将本身功力，缓缓逼入，没有多久，那奉命去取红灵膏的管家，已经大踏步地抢了进来，手中捧着一只老竹根挖成的盒子。

祁亚峰连忙一伸手，将盒子接了过来，打开盒盖，只闻得一股扑鼻的辛辣之味，极是难闻，盒中所装，乃是其红如血，状如浓漆的物事，祁亚峰以手挑了，抹在那年轻人背部的剑口上，触体生凉，疼痛立止！

搽了大半盒红灵膏，才将伤口敷住，祁亚峰又撕裂了一幅白布，将那年轻人背部的伤口扎住，那年轻人一面闭目养神，一面听得后堂之中，传来阵阵喧哗之声。他偷看祁亚峰的神色，只见他面上神情，虽是十分痛苦，但是却也十分坚决！

祁亚峰刚将那年轻人的创口扎好，突然听得边门上，响起了一声娇叱！

紧接着，只见两条人影，“砰”、“砰”跌了进来，跌在大厅之中，倒地不起。祁亚峰和那年轻人，一齐吃了一惊。

定睛看时，只见跌进来的，正是那两个管家！

祁亚峰心中一凛，暗自叫道：“勾魂帮的人来得好快啊！”

他一转念间，已经听得一个妇人声音，厉声叫道：“亚峰！”

祁亚峰和那年轻人，一齐抬头看时，只见一个身材高瘦，广额高颧，生得十分丑陋，但是却满面英气，锋芒逼人的中年妇女，手中牵着一个和她十分相似，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了进来。

那小女孩面上的神情，像是十分兴奋。而中年妇女，却是满面怒容！

祁亚峰一见两人，顿足道：“娘子，你怎么还不带云儿离去？”

那年轻人也躬身叫道：“伯母，云妹妹。”

那中年妇女“哼”的一声，陡地身形一晃，来到了祁亚峰的面前。

她一到了祁亚峰的面前，身形甫凝间，手掌突然扬了起来，出手快疾绝伦，已经向祁亚峰面上掴去！只听得“叭”的一声，一掌掴个正着，敢情下手还十分重，祁亚峰半边面上，立时肿起老高！

祁亚峰后退一步，喝道：“娘子，你疯了吗？”

那中年妇女厉声喝道：“你这无情无意的畜牲，当初我瞎了眼睛，才会嫁给你！”

那小姑娘则拍手道：“骂得好！骂得对！”

那中年妇女，不是别人，正是祁亚峰的妻子，玉凤周琼，出了名的坏脾气，那年轻人和祁亚峰两人，当然更知道她性格暴烈，可是此际，他们两人，却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

祁亚峰顿了一顿，道：“娘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玉凤周琼踏前一步，尖声道：“夫妻乃是同命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如今惹下了勾魂帮，你却叫我独自逃命，你这无情无义之人，我与你拼了！”

她话才一说完，身形略矮，“呼呼呼呼”，四掌疾拍而出！

祁亚峰身形疾闪，连连后退，方将她那连绵攻出的四掌，避了过去，急叫道：“娘子且住，是在下的不是了！”

周琼“哼”的一声，道：“若不是金贤侄在此，我便不能轻易放过你！”

那年轻人踏前两步，道：“祁伯母暂息雷霆之怒，世伯是为了伯母及云妹妹好，所以才要你们远远的！”他话未曾讲完，玉凤周琼面色陡地一沉，已经厉声喝道：“金云霄，你放的什么屁？”

金云霄正是那年轻人的名字，他素知这位世伯母的脾气，怪到了极点，被周琼一喝，便不再言语，周琼却余怒未息，道：“云霄，你父母已死了，我暂充你的母亲，却是几句话要教训你！”

金云霄欠身道：“侄儿恭聆教诲。”

周琼道：“你如今尚未娶妻，但如一旦成婚，便要將妻子当做自己一样，你如何，你妻子便也如何，绝不能学你世伯那样！”

金云霄心中暗忖，眼睛这里的几个人，皆是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娶妻不娶妻？

他却并不反驳，道：“伯母之言，侄儿终身不敢相忘！”

周琼这才面色稍霁，道：“云儿，去见过了云霄哥哥！”

那小姑娘跑了几步，来到了金云霄的面前，抬起头来，道：“云霄哥哥，你上次和金伯伯、金伯母一起来过，到如今又有两个月了，金伯父金伯母都死了吗？是谁害死他们的？”

金云霄在这一日夜之中，经历之惨，实是绝不能回想，经那小姑娘触到了痛处，虎目之中，不由得泪如泉涌！

那小姑娘望了金云霄一眼，一撇嘴，道：“老高的一个人，动不动就哭了！”

金云霄连忙道：“云妹妹，你云霄哥哥岂是轻易流泪之人？”

那小姑娘傲然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哭！”

金云霄听了，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惭愧，连忙抹干了眼泪，道：“云妹妹，你说得是！”祁亚峰和周琼两人，在一旁望着他们两人，神色黯然。

祁亚峰道：“娘子，你若是不肯走，我当然也不来强你，但是云儿……”

周琼不等他讲完，便道：“云儿的脾气，你不是不知，她肯走吗？”

祁亚峰叹了一口气，并不言语。

只见周琼伸手入怀，一抖手，取出一件物事来，那物事一抖了开来，乃是一件背心，银光闪闪，不知用什么东西织成的。

周琼将那件背心，向金云霄一扬，道：“金贤侄，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金云霄道：“自然知道，这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银鳞甲。”

玉凤周琼道：“不错，这银鳞甲乃是我家家传之宝，你快穿上了！”

金云霄知道这一件软甲，乃是银蛛之丝所织成，轻软滑韧之极，穿在身上，不但可避兵刃之伤，而且即使对方内功极高，硬接几掌，也可以仗软甲之功，将内力卸去，实是一件武林至宝，早年武林之中，为此也曾掀起恶风云。

如今，他听得周琼要自己将之穿上，他当然不肯答应，朗声道：“伯母，这件事，侄儿万不能答应，银鳞甲给云妹妹吧。”

周琼面色一沉，喝道：“你将我当做何等样人了？”

金云霄心情激动，大声道：“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能应命！”

周琼怔了一怔，道：“好，那就这样！”只见她伸手一在银鳞甲上，抽出了两股线香粗细的银丝来，那一件银鳞甲，分成了两半，道：“那你们两人，各持一半，穿在衣内，护住背后，勾魂帮中人下手伤人，只攻人背心，足可防身，希望你们两人，能够劫后余生。”

玉凤周琼是罕见的奇女子，她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分明已是生离死别，大祸临门，但是她却一点儿也没有悲切之容。

金云霄还在犹豫，那小姑娘已经一伸手，将两片银鳞甲一齐接了过来，将一片抛向金云霄，道：“别婆婆妈妈了，快穿上吧！”

那小姑娘乃是祁亚峰的独生爱女，单名一个“云”字，不但容貌酷肖乃母，广额高颧，浓眉大口，毫无女子的妩媚之态，更是绝谈不上“美丽”两字！而且她行事作风，性格脾气，也和乃母一样！

金云霄接过了半件银鳞甲，目中含泪，道：“世伯，伯母，我……”

玉凤周琼一挥手，道：“云霄，你又来废话了！”

金云霄也知道祁亚峰和周琼两人的行为，自己绝不是能用言语来表达心中的感激的，因此便索性不再多说。

当下他们两人，各将半件软甲，用那抽下来的银丝缚住在后背之上，再穿上了外衣。

这时候，那两个跌倒在地，看到主人主母吵架，又立即溜了出去的管家，也已走了进来，说道：“总镖头，人已经都遣走了！”

祁亚峰问道：“雨止了吗？”

那两人道：“没有。”

祁亚峰不再多问，那两个管家，也只是垂手侍立，在经过刚才一场纷扰之后，此际静了下来，只听得哗哗的大雨之声，不绝于耳，间或夹着霹雳雷声，惊天动地，更令得气氛肃穆。

静了片刻，周琼才道：“云儿，你兵刃在身上吗？”祁云应声道：“在！”

只见她一抖手，“呛琅琅”一声响，已从腰际抖起了一柄链子枪来。

那链子枪乃是外门软兵刃，一条长约五尺的细铁链上，连着一个长约五寸，锋锐无比，三面锋棱的枪尖。这种兵刃，极难练得好，祁云的外公，也就是周琼的父亲，却是使链子枪的大名家，祁云自五岁练起，到她十二岁那年，她外公去世时，已然极有根底，今年她已是十五岁，那柄链子枪才一出手，便被她抖得笔直，枪尖嘶空，“嗤”然有声。

周琼“哈哈”一笑，道：“云儿，你时时吵着没有架打，今天晚上，你可以打到死为止了！”

祁云也笑道：“是啊，这正是难逢的机会！”

她们母女两人，神色之镇定，实是难以想象。

周琼向关着的大厅正门，望了一眼，顺手抄起一张椅子来，手臂一抖，那张椅子，已经向前疾飞而出，“轰”的一声，砸在门上。

门扇立时倒下，大雨溅了进来，片刻间，便将大厅溅湿了一大片，闪电一起，便可以看到，雨势仍是一样的惊人！

祁亚峰向门外望了片刻，回过头来，道：“金贤侄，你兵刃还在吗？”

金云霄伸手按了按腰际的剑把，道：“还在！”祁亚峰手腕一翻，一道晶光，自衣袖之中，掣出一柄长才七寸的匕首来，插在桌上。

第二回 宜昌避难

武林中有言，道是兵刃一分短一分险，但是敢于以只有七寸长短的匕首来做武器的，却也没有几个人，祁来峰这柄匕首，在使用之际，变化多端，在江湖上大大地有名。

雷声隆隆，闪电霍霍。

大厅中又静了下来。

人人心中，都知道勾魂帮眼线广布，金云霄来了此处，一定会立即知道，今晚也一定会前来生事的。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突然听得一下惨厉无比的尖啸之声，自远而近地传了过来！

大厅六个人的面色，微微一变。

只听得那啸声越来越近，没有多久，“砰”的一声，围墙的大门，已被人撞开，紧接着，一个人直跌进了大厅来，才一跌进大厅，便背上面下，伏地不起！

众人一起定睛看时，只见跌进来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白髯伯淳于奇！他背上，有着两道极深的伤痕，交叉如同“十”字，鲜血泉涌！

祁亚峰一步抢前，道：“快拿红灵膏来！”

淳于奇的头部，微微转动了一下，抬了起头来，只见他口角带血，白髯之上，也是染满了鲜血，口唇掀动，道：“不……用……了……”

祁亚峰连忙叫道：“师兄！师兄！”

淳于奇头向下一沉，“砰”的一声，撞在地上，祁亚峰还待再叫时，忽然听得大厅门口，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不必叫了，他听不到了！”

刚才，众人全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突然跌进来的淳于奇身上，都未曾发现什么时候，大厅门口，已经有了人，直到听得人声，才一齐抬起头来。

只见大厅门口，一字排开，共有四个人。

那四个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极是奇特，全是黑色镶上白边，令人一望，便生阴森之感。

而他们的面上，却又都套着狰狞已极的青铜面具，根本看不清他们的

面目。

到了这时候，祁亚峰的面色，反倒显得十分镇定，道：“你们来了吗？”

那四人一齐踏前一步，紧接着，又有四个人出现在门口。

那四个人，和走在前面的四个人，完全一样，头上也是套着青铜面具，看不到他们的脸面。

一共有八个人之多。

玉凤周琼仍在椅上，端坐不动，冷冷地道：“你们这群畜牲，嗅觉好灵啊！”

那八人中之一人，立即答道：“多谢祁夫人称赞。”

周琼冷笑一声，道：“你们来了八个人，当然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了？”

那人道：“正是。勾魂帮向来不出则已，一出动则非达到目的不可。”

周琼一声长笑，道：“闻得你们勾魂帮中规矩，对要下手之人，可以道出帮中首脑的姓名，究竟勾魂帮是以何人为首，有哪些人是帮凶，不妨说来听听？”

看官，需知玉凤周琼此问，并不是无由而发。

原来“勾魂帮”三字，虽然令人闻名丧胆，但是却也十分神秘。

“勾魂帮”三字，武林中人第一次听到，乃是在十二年前，成都四川三十七家镖局总镖头，闪电剑万标一家大小，连他七个得意门徒在内，全被人在一夜之中杀害一事开始。

从那件事之后，或隔上一年半载，或隔上三月五月，总有武林中知名之士，全家遇害，而下手的人，也照例以被害者的鲜血，在被害者的家上，涂上“勾魂帮”三个大字。

从闪电剑万标被害开始，各正派中人，便在穷追“勾魂帮”的下落，以及帮中首脑的姓名，但是历时一十二年，却是一无结果。

在十二年中，武林中人所知道的，只是那“勾魂帮”不但人数众多，眼线广布，而且一呼即至，要聚集上十个八个一流高手，绝不是难事，而且行事之际，一律面上套着青铜面具，除了两只眼睛以外，整个头都在青铜面具之内。

再加上勾魂帮一动上手，便绝对不留活口，被害之人，都在背上，被弄出如同“十”字的伤口，虽有“勾魂帮”对被害之人道出秘密的传说，但是因为十二年来，没有一个惹上“勾魂帮”的人可以活了下来，所以勾魂帮的秘密，也一直不为人知。

由于历年来被害的人物，大都是武林之中，响当当的人物，正邪各派，黑白两道都有，是以那“勾魂帮”既乎已成了武林的公敌。

因为勾魂帮的行动，实在太以神出鬼没，多年来对付无方，武林中人，

便一转而变成了害怕，务求不要去惹到他们。可是，“勾魂帮”中人，个个戴上面具，真面目如何，从来也不为人所知，根本要防也无从防起，说不定你无话不谈的密友，亲信的弟子，甚至闺中娇妻，也会是勾魂帮中的人物！

因此，在这十二年来，武林之中，相互猜忌，严审门徒，门户之见更是严厉之极，实在已令得整个武林，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这十多年来，勾魂帮帮众，越来越多，显然也在暗中扩展。

也曾有不少视死如归的正派中的仁人侠士，想尽方法，想参加勾魂帮，从而获得该帮的秘密，但是却一个一个，毫无例外地被割去了四肢，在被害者的家中发现尸体，历年来为此丧生的英侠之士，也不知有多少，更令得人闻名丧胆！

此际，玉凤周琼，自知勾魂帮方面，一来就是八个高手，而且已这方面，连女儿祁云，和金云霄一起算上，也只不过四个人。

虽然还有两个管家，仗义不肯离去，但是他们武功低微，实是一点也起不了作用，周琼固然性格高傲，不愿认输，但也知今晚难有幸理，所以她才向那八人，发出这样的问题来。

当下周琼的话才一出口，那八人便一齐纵声长笑起来。

其中一人尖声道：“周琼，勾魂帮中，确是有此规矩，但是却要等你只剩一口气时，才可以告诉你。淳于奇已知帮中秘密，但是他却也带着秘密，前赴九泉了！”

玉凤周琼“嘿嘿”两声冷笑，道：“原来你们这班畜牲，始终见不得人！”

那八人各自闷哼一声，只见其中一人，手一挥动，八个人便一齐散开了来，已经将周琼、祁云、祁亚峰和金云霄四人，一齐围住。

祁云和金云霄并肩而立，她心中也知道大祸将至，但是她面上，却了无惧色！

祁亚峰一见对方，已经散了开来，而且立即各自一振手臂，八柄长剑，青光闪闪，剑身平举，已经对准了自己四人，他四面一看，沉声道：“且慢下手，我有几句话要说！”

那八人中的一人，道：“有话快讲！”

祁亚峰一声冷笑，道：“我并不是要对你们说话！”那人手中长剑一沉，迅疾无伦地向站在一旁的那两个管家指了指，道：“先将这两人送往老家去！”

立即便有一人，一跃向前，长剑震动，发出了“嗡嗡”之声，抖出好几朵老大的剑花来！

祁亚峰和周琼两人，全是会家。

他们一见那人长剑一出手，便有如此威势，分明是在剑法之上，已有极

高的造诣，而且内功也自不凡之士，就这一人，武功已不在自己之下，但是看他由得他人呼来喝去的情形来看，他在勾魂帮中，地位显然不高，然则其他人武功可想而知！

他们两人，心中刚猛地一怔间，只见剑花过处，鲜血迸溅！

那两个管家，各自惨叫一声，已经倒卧在血泊之中！那下手的人，身法也当真矫捷无比，一剑刺中两人之后，即拔剑转身，飞起两脚，将那两个管家的尸体，踢得翻起！紧接着，只见精光掣动，“刷刷刷刷”，一连四剑过处，那两个管家的背上，已经各自出现了一个交叉如同“十”字的大伤痕。

那人也立即收剑，身形一晃，已经站到了原来所站的位置上。

他出剑、杀人、踢尸、留痕，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祁亚峰和周琼两人，心中更是吃惊，因为那人的武功，分明还在自己的估计之上！

他们夫妻两人，对望了一眼，祁亚峰向祁云和金云霄两人一招手，道：“你们两人过来！”

金云霄此际，背部疼痛已止，他心中热血沸腾，已经准备和那八人决一死战，眼看激战一触即发之际，却听得祁亚峰相唤，他不禁怔了一怔。

祁云在他身旁，轻轻地碰一碰他，道：“金大哥，你吓傻了吗？爹叫我们，你听到了没有？”

金云霄道：“自然听到！”

两人一起大踏步地向祁亚峰走了过去。

来到了祁亚峰的身边，祁亚峰立即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道：“金贤侄，云儿，今晚你们无论如何，要设法逃离此处！”

金云霄和祁云两人，一听得祁亚峰讲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齐皆一呆。

谁又愿意死在“勾魂帮”的手中？但是如何能逃得出去？

祁亚峰不等他们回答，又压低了声音，道：“云儿，等一会儿一动上手，我与你母亲，力敌四人，你们假意奋力应战，但三招之内，便立即逃逸，他们未必料得到的！”

祁云忙道：“爹，这……”

祁亚峰不等她一句话讲完，便道：“云儿，这是爹最后的几句话了，你难道还不听？”

祁云紧紧地抿着嘴唇，一张丑脸之上，现出极其悲愤的神色，但是她眼中却只有怒火，而没有泪水。

祁亚峰又道：“你们如果能侥幸逃出生天，可以直向北走，到宜昌去找你的太师叔，在他家中，暂时避上一避。”

祁云仍是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